

(澳門) 鄺淡奇 著

血的賭博

展現港澳黑幫內幕
揭露謀財掠色勾當

血的賭博賭掉滴滴男人泪
血的賭博博來涓涓女人血

濠江出版社

529C1

血

限 表

的

邝
涉
奇

赌

博

(桂)新登字03号

血的赌博

卞浹奇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875 插页2 字数230,000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5000册

ISBN7—5407—0991—X/I·696

定价: 5.8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狂魔勒劫	(1)
第 二 章	金屋藏娇	(37)
第 三 章	密室救弟	(69)
第 四 章	郊外寻仇	(96)
第 五 章	巧遇恋人	(127)
第 六 章	连场恶梦	(150)
第 七 章	逃离魔掌	(173)
第 八 章	钱疋祸根	(205)
第 九 章	泰国来客	(233)
第 十 章	世强之死	(270)
第 十 一 章	血的赌博	(301)

第一章 狂魔勒劫

星期日这一天早上，安莉莉显得特别高兴，她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打量着自己，感到今天显得特别美丽动人，比起结婚前更俊俏。

其实，她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，弯弯的眉毛下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；高直的鼻下一个轮廓分明的小嘴，正因为这样，她和其他的少妇不同：她们喜欢涂脂抹粉，将自己化装成一个假美人，可她却不喜欢化妆。她觉得，如果化了装，别人就看不到她天生自然的美了。

她对着镜子笑了笑，自我欣赏着。屋内却传来了“哇哇”的婴儿喊叫声，她便急忙跑到房内，将婴儿抱起：“宝贝——！你睡醒啦！你爸爸买了一辆新车给我们，等一会我开车带你去玩，你要听话，别哭……”

这时，女佣阿娇已经买了一些出外应用的东西回来，她放下了东西，接过了婴儿对安莉莉说：“太太，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还有什么事要做的？可以走了吗？”

安莉莉说：“可以走了，今天我们要痛痛快快地出外去玩一天。”

安莉莉说完，便急急地与阿娇一起走到车房。

安莉莉熟练地驾驶着小汽车，在郊外的公路上奔驰着，女佣阿娇抱着黄家的千金小姐坐在女主人的身旁，她们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，顿觉心旷神怡。

“太太，黄先生待你真好，他自己用的还是旧车，却花那么多的钱给你买这辆高级轿车，太太你真是好福气，羡慕死我了！”

安莉莉听到阿娇的称赞，微笑着。

安莉莉原是法国巴黎人，在她刚满五岁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因经常吵架，感情不合离了婚，母亲将她送到孤儿院。后来听说父母又各自找到了情人，忘了她这个苦命的女儿。

因为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安莉莉养成了倔强的性格，而且过早地成熟了。她16岁开始在餐馆做工，18岁在某服装公司做模特儿，在20岁那年她们到香港进行时装表演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与香港商人黄成光相识了。黄成光二十五、六岁，英俊聪明。他俩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，通过闪电式的热恋，他们结婚了。

结婚一年多，夫妻恩爱。为了更好地侍候丈夫，安莉莉学会了说广州话和中国人的礼节，因此，安莉莉不仅保持着西方女人的开朗大方的气质，而且具备东方女人温柔体贴的美德。丈夫对她也关怀备至，有求必应。特别是结婚后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，夫妻感情更是如胶似漆，朝夕不愿分离。这次丈夫因要到日本谈生意，怕她在家寂寞，特意买了这辆新车给安莉莉，让她开心一下。

安莉莉正在想着，汽车上了坡顶刚要拐弯的时候，突然

发现一个男人躺在路旁痛苦地向她招手，路中还横放着一架摩托车。

安莉莉见状一惊，对阿娇说：“这人可能跌伤了，我去看看他。”跟着下车走到那男人身旁关心地问：“先生，怎么啦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”

突然那个装作受伤的男人翻身跳起，并在身上抽出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指着安莉莉说：“我需要钱，还需要你和你的千金小姐！”

听到这人的话，安莉莉吓得魂飞魄散，拔腿就跑回自己的车里去，可是，车里却坐着两个凶眉突眼的大汉，一个用匕首指着阿娇，一个抱着安莉莉的女儿。吓得安莉莉目瞪口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那个用匕首指着阿娇的满面胡子的男人走下车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不会认识我。不过，我可知道你是谁，黄成光是我二哥，你就是我的二嫂吧？今日请你跟我走一趟”。

安莉莉惊慌地问：“先生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你们需要什么？”

大胡子神秘地说：“我们需要钱！”

安莉莉听他说需要钱，心神安定了一些，便说：“好的：阿娇，你将我的钱包给他们吧！里面也有六、七千元的，我还可以回家拿钱给你，你要多少？”

大胡子听她这么说，睁大双眼，额上显出几条粗大的皱纹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！我要的是黄成光的财产。你听到了吗，你老公的全部家产要分一半给我”。

大胡子的鴨公噪雖然沙啞，可也把安莉莉吓得面無人色，連不懂事的嬰兒也吓得“哇哇”大叫起來。哭喊聲顯得特別淒厲，安莉莉也跟着女兒哭了起來，在這寂靜的山坡上，顯得分外淒涼。

正在這時，山下的路上有兩架小汽車慢慢地駛上山來，一匪徒慌忙將安莉莉推上車去，大胡子還沒有走上他的駕駛座位，兩架小汽車已經離他們二十多米遠的地方停下，一個穿着運動衫、年約20歲的大個子走下車大聲說：“喂？你們為什麼把車停在路中間？”

抓匕首的匪徒一見此人，就小声對大胡子說：“不好了，他就是姓周的‘差佬’，我們快走！”

安莉莉這時已從十分緊張的驚恐狀態中清醒過來，一听说來的是警察、便不顧死活地高聲呼叫：“救命呀……”

大胡子馬上跳上安莉莉的小車、開動車子順着山路飛快地逃走了。

周俞生今年29歲，18歲警校畢業，當差11年，為人正直，嫉惡如仇，令不法分子望而生畏。今天是他的假日，正與他幾個朋友出來游玩，想不到在這裡遇到了案情，他預料這是一個綁架案，見前面車子倉惶逃去，便馬上招呼他的朋友開車過來，並迅速鑽入車里，對司機說：“快追前面的車”。

大胡子駕駛的是安莉莉的高級轎車，馬力大，性能好，而且是拼命飛逃，而周俞生的兩部是普通舊車，雖把車速開到極限，離前面的車還有一百多米，周俞生只能跟着干着急，越追他們的距離拉得越遠，不到15分鐘，前面的車子已

经无影无踪了。

周俞生他们见到路傍有个士多店，马上停车，借用电话，将刚才所发现的情况报告警署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黄成光从日本东京飞回香港，刚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叫了一辆出租的士，赶回家去看望他妻子和女儿。他在车上闭着眼美滋滋地想着：一进家门，他的妻子会拥抱他，亲吻他，或者会撒娇地笑骂他狠心地丢开妻儿这么长时间，或者……

的士很快将他送到自己的别墅门口，司机按了几声喇叭不见女佣阿娇出来开门，也不见安莉莉抱着女儿出来迎接他，觉得很反常。他只好自己提着行李下车，边走边心神不安地自言自语：“她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接着他从文件箱拿出锁匙，开了院子的门，急匆匆地到停车房里一看：

“哦！原来她们去郊游了。”黄成光松了口气说，但随即他又想：“不对呀，莉莉明知我今天回港的。莫非她们开车到机场接我？”

黄成光走进厅内，屋里静悄悄的，用手摸摸沙发，上面沾满着微尘，他知道妻子阿和娇都是十分爱干净的人，绝不会让台椅有半点灰尘，他想到这里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

他马上打电话到他的贸易公司：“喂，你是关林吗？我是黄成光，请问我太太有没有在公司里？”

“总经理，我们没有见到你太太，总经理请你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去见你！”关林说完马上放下了电话。

黄成光这时更着急，他猜想关林马上要见他，可能与妻

儿有关。莫非妻子女儿有难？她们的不幸有可能因自己而起？……

二

黄成光并非等闲之辈，他今年29岁，长得英俊高大，粗眉大眼，宽额头、国字脸，仪表堂堂，使人一见便知他是个聪明能干，有魄力的人。

他出生在广州市近郊一个农民家庭，19岁便来澳门，一心要创一番事业。但是那时澳门还很落后，找工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做过码头工，也做过泥水工等粗重工作，他因为嫌工钱少、又要受工头的气，因此辞了工，自己买了一架手推车，煲粥到街上摆卖，早出晚归地做起小小老板来了。自己做“老板”，自己打工，一日两餐倒也过得去。可黄成光是个雄心勃勃的人，做这样的“老板”，他心有不甘，只是苦于无本钱，未遇发达机会。

有一天，正当他推着车要到街上开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，跟着便见到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人跑到黄成光的身旁，不经他同意便将一包东西丢到他的那桶粥里，黄成光见此不禁失声说：“喂，你倒什么鬼？这包东西搞到我的粥……”

还不等黄成光说完，那人急忙小声说：“大佬，这包全是钱，现有差佬在追赶着我，这些钱劳你待我保管着，过两天我再来找你，你会得到好处的！”那人说完便迅速跑进西边的小巷消失了。黄成光马上用勺子将那包东西推沉到粥底里去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两个警察手提着枪，跑到黄成光跟前说：“先生！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黑皮衣的人从这里走过？”

“有，往东边这条街跑去了。”黄成光装出很认真的样子对警察说。

这两名警察马上顺着他指的方向追去了。

黄成光内心暗笑，他想自己平时到处摆卖经常被你们赶走，今日骗骗你们，就算你们长上了飞毛腿，也休想抓到那个穿黑皮衣的人啦。

黄成光听那人说被推到桶底的那包全是钱，当然就不愿再去卖粥了，于是急忙推着小车回家。到了家后，黄成光把门关好，便将桶里的那包东西捞起来，打开报纸包一看，薄膜袋里果然包着一扎扎港币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他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，他怀疑这不是真的，是在做梦吗？不，千真万确，手上捧着的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钱。他将钱拿出来、认真清点了一次，一共有五万七千元。他激动得心头直跳。待到自己心情平静之后，才将钱放在枕头下。

他躺在床上想着，今后应该怎么办，是否应该马上搬到别处住，避开那个穿黑衣的神秘人物？始终拿不定主意。一天也不敢出门半步。

晚上，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不能入睡，他想如果这笔钱是属于自己的就可以做大生意了。他真希望那个黑衣人被警察击毙，或被汽车撞死，要是那样，自己就成了这笔钱的主人了。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，有人轻轻地敲了兩下门，把黄成光吓了一跳，爬起身来，拿起一条木棍戒备

· 血的赌博 ·

着，跟着那人又用力敲了几下门。黄成光想：这人半夜三更敲自己的门，多半与这笔钱有关，啊，是否就是那个黑人？他明明说过两天才来找自己的，为何他这么快，而且又那么准确地找上门来索钱了？难道另有他人知道自己得到一笔钱，要来谋财害命不成？正在他不断猜想的时候，门外的人突然开声说：“黄先生、我知你已经起了床了，请不要害怕，我就是早上放钱给你保管的人，现在很想见见你，难道能这样拒人于门外吗？这太不够朋友了！”

黄成光感到不开门不妥，于是，他放下了木棍，拿了一件毛衣披在身上、装作是刚睡醒的样子将房门打开，发现门外站着的大汉果然是早上放钱落粥的人，因为此人额角的伤疤分外惹人注目，也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不过此人今晚已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，随后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似打手模样的青年跟着。

黄成光连忙说：“果然是先生你来了，我受你重托，不敢丝毫大意，刚才我还怕是他人要来谋先生你的钱呢。故此不愿冒失开门，让先生你久候，请到屋里坐坐。请！”

那人也毫不客气地走进屋里，坐在唯一的一张椅上，并打量了一下屋里的陈设。

黄成光狡结地问：“先生今晚来得正好，我还怕先生你不来，要我为你送上门去就麻烦了。噢，先生你又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呢？”

来人说：“你这个卖粥老板，在这一带有谁不认识，要找你还不容易吗？”

黄成光忙说：“对对，容易找得很。是啦，我还未请教

先生你的大名呢？”

来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孟龙，很多人叫我猛龙。黄先生，我非常多谢你今日早上的合作，请你将那包钱还给我吧！”

黄成光心想：到口的肉丢掉，真可惜，口里却说：“好好，猛龙大哥，那些钱我恨不得一见你就还给你，免得我整日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”说完就在枕头下把那包钱双手送回给猛龙。

猛龙接过钱，高兴地说：“黄先生好爽快，果然够义气。”说完即在衣袋里拿出五千元给黄成光，并说：“这是给你的报酬”。黄成光接过钱，心想：这点钱虽然无法跟那包钱相比，但自己卖粥半年也挣不到这五千元。

猛龙见黄成光望着手里的五千元，便说：“好兄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谋食吗？如果你跟我捞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，包你三两年内就发起来。”

黄成光听到猛龙这样说，顿时激起了他的发财欲望，认为今天福星高照，发财的机会来临了，如果没有朋友相帮，自己再卖二十年粥，也只不过和一般人一样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已，现在既有人肯扶持自己，决不能错过这天赐良机。他拿定主意后，便爽快地对猛龙说：“好，如果猛龙大哥不嫌弃我，我就跟着大哥你捞世界，今后就全依靠你了！”

黄成光自从跟了猛龙之后，才知猛龙一伙是专做贩毒走私、打劫银行和珠宝店等等的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，总部在澳门，是澳门最大势力的帮派之一。猛龙就是该组织的头头。

· 血的赌博 ·

黄成光一心想发达，利令智昏，只要有钱，什么天理、良心全不顾了，什么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他也敢干，凭着他对猛龙的一片忠心和诡计多端、敢作敢为的表现，很快便取得了猛龙的信任和重用。猛龙还多次在其手下中称赞黄成光有才能，是大将之材。也经常给一些大买卖让黄成光独挡一面去显示才能，只两年多时间，黄成光就被提升为二哥，在该组织中坐第二把交椅，有什么事，如果猛龙不在，他就可以自行处置。这时的黄成光果然是风生水起，腰缠万贯，真的发达了，而且还有权有势，自有一种高人一等的飘然。

有一次，猛龙与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泰国去购买一批毒品。他们住在曼谷的一间高级酒店里。当天晚上十一时左右，黄成光已经睡着，突然，几声轻微的摩擦声惊醒了他，几年来的黑社会生活使黄成光养成了睡觉也十分警惕的职业习惯，只要一星点异常他就可以醒觉。他马上看看对面床的猛龙，只见猛龙已坐在床上，抓着匕首，神色紧张地戒备着。他见黄成光醒来，就下床悄悄走近黄成光面前小声耳语说：“现在情况不妙，如果有什么事发生，你不要管我，马上带着钱离开这里，返回澳门！”

黄成光急问：“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猛龙说：“不要多问了！你不知我们以前的情况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，你还是赶快收拾一下，爬后窗去吧。”

黄成光连忙说：“大哥，你我兄弟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就算有天大的事，由我代你承担好了！”

猛龙听到黄成光这样说，既激动又紧张，但他已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后果，因此强作镇静地说：“到这时候，你要

听从我的命令！他们完全是冲着我来。我不能不见他们，只望你把钱带回澳门，照顾一班手足！”说完就走近窗口推开窗门，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，马上成叫黄光快走。

正在此时，门外有人冷冷地说：“猛龙，人人说你胆大包天，敢作敢为，今晚为何变成了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见我们？”

猛龙抓起沉重的公文箱塞到黄成光手里，神情严峻地吹促黄成光快走，黄成光也知道今晚的事态严重，只好服从命令，爬窗逃走了。

猛龙见黄成光走后，才小心地打开门，只见八个大汉从走廊向两边门口靠拢，十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猛龙。猛龙知道今日难逃大难，十分镇静地请这伙人进房里坐。这八个大汉却如临大敌地将猛龙团团围住。

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黑大汉对猛龙说：“姓孟的，三年来你行踪诡秘，我们找不到你。想不到今日你却敢来曼谷自寻死路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”

猛龙不慌不忙地对那人说：“亚根大哥，我们都是做见不得光的生意的，难保哪家不会担风险。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你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？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现在向根哥你赔礼道歉。还愿意将从前欠下你的款项，全部交还。”说完即抱拳作揖。

“哼，赔礼道歉就可以了结我们的冤仇，讲得够轻巧，三年前你敢太岁头上动土，胆斗拿货不给钱，使我们的利益与名誉都受了很大的打击。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后果吧？”

亚根恶狠狠地说。猛龙知道多费口舌无用，迅速抽出匕首，他快别人更快，就在他拔匕首的瞬间，已有两支硬邦邦的手枪指在他的太阳穴上。

亚根冷冷地说：“姓孟的，还想动粗吗？快放下匕首，跟我们回去，或许我们老头子会对你格外开恩，留你一条狗命。”猛龙听亚根这么说，心想：现在连搏命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要自己一动，两颗子弹就会穿过脑袋。生死如何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因此，长叹一声放下了匕首。

两个打手立即将猛龙反手绑着，其他人搜查了整个房子，没有发现贵重物品、就押着猛龙走了。

再说黄成光从酒店逃出后，搭的士到郊外一个较偏僻的旅店住下来，老板姓何、是个华人，招呼颇为周到。从第二天开始，黄成光每天都在秘密打听猛龙的消息。几天过去了，还打听不到猛龙下落。

到第八天，黄成光正在餐厅里吃着饭，听到掌柜的高声读着报纸：有一黑帮昨天将来自澳门的孟龙杀死，终于报了三年前的大仇。黄成光一听到此，马上走过去说：“先生，请你把这张报纸给我看看。”

掌柜爽快地把报纸递给黄成光。黄成光为了仔细看清内容，便马上拿出了钱交给掌柜说：“这餐的饭菜钱够了吧？”掌柜连说：“够，有余了，我还要给回你呢。”黄成光说：“不用了，现在我有事去办。啊，这张报纸……”掌柜见他的贴土多，马上答道：“先生既然喜欢看报，那就拿去吧。”

黄成光拿着报纸，急忙回房。关好门，打开报纸，在第

一版左下角有一则报道，红色标题是《又一宗凶杀案》，其内容说的是澳门人猛龙被黑社会组织所杀。原因是猛龙在三年前和那组织的一位头目交易一批毒品生意时，因价钱问题发生纠纷，双方各不相让，最后猛龙把心一横，拔出手枪先发制人，将这个头目击毙，打死了其余的四个打手，将全部毒品掠回澳门。“海豹”组织知道此事后，发誓要报仇雪恨。最近，他们通过另外一个帮派，想方设法诱骗猛龙来泰国。他们一进泰国，那组织便派人跟踪，故那天晚上猛龙在酒店被擒，终于被杀。此案余犯，警方正在追查。

报道的下边还有一幅猛龙被杀的照片：猛龙趴在地上，双手反绑在背上，头侧向右边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神情恐怖。

看完报纸，黄成光吓得心惊肉跳，冷汗直流。心想：以猛龙一代枭雄、的身手、也难免陈尸荒郊，死于异国他乡。自己这几年来跟着猛龙，钱虽然赚了很多，但冤家也结下了不少，如继续干这冒险生涯，下地不一定会比猛龙好。于是顿时萌发了金盘洗手，退出江湖的念头。他想大丈夫做事应当机立断。于是便找来纸笔，写信给在澳门的兄弟。他写道：

各位兄弟：

现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：猛龙大哥因三年前之事，被黑豹组织诱捕而遭难！我幸得逃脱性命，但无能保护大哥，致使大哥魂飘异国，我愧对大哥，也无颜回去见各位兄弟。我要到外国另谋生计，将来再替大哥报仇。请各位兄弟谅解我的苦心，也请各位兄弟自重。为便于你们详细了解猛龙大哥遇害情况。现将当地一份华